

擊

挽纜

上音晚下郎淡

凌澌

陵斯二音水也

鑪鍾

直下

追也

碣渠

反牽船索也

竦嗟

上蘇奏反也

正作鑪

氣塞族下

鑪藏

唐京師玄法寺釋法琰傳十
唐京師定水寺釋智凱傳十一
唐京師法海寺釋寶巖傳十二

也

弭列

具而廉反也

不蔑

下音會誤也

排斥

下音足斥也

燔之

煩燒上音

續

高僧傳卷第三十

承八

一

續

高僧傳卷第三十一

二十八末

承七

一

續

高僧傳卷第三十二

唐釋道宣撰

雜科聲德篇第十

正傳十二附見八人

陳楊都光宅寺釋慧明傳一

高齊鄴下沙門釋道紀傳二

隋京師定水寺釋法稱傳三智雲

傍尋書史據拾大旨不存文句陳文御出多營齊福民百風從其例遂廣衆以明騁衡脣吻機變不思諸有唱導莫不推指明亦自顧才力有餘隨聞即舉牽引古今包括大致能使聽者欣欣恐其休也宣帝在位大建五年將事北征觀兵河上已遣大都督程文季等

隋杭州靈隱山天竺寺釋真觀傳四

隋荊州栖霞寺釋法韻傳五

隋東都慧日道場釋立身傳六慧寧

隋西京日嚴道場釋善權傳七法綱

隋東都慧日道場釋智果傳八智應

隋京師日嚴道場釋慧常傳九道英

神夾

領軍淮浦與齊對陣雄氣相傾帝甚憂及乃於太極殿中命龜十之試柱腹文颺然長裂君臣失色爲不祥也即請百僧齋時一會臨中倉卒未測所由及行香訖乃陳卜意明抗聲叙致又述緣曰卜征龜破可謂千里路通既其文季前鋒豈不一期利捷時以爲浮飾

也至四月中次大小覲與齊大戰俘虜援兵二十餘萬軍次樵合呂梁彭越前無橫陣故下勦云今歲出師薄伐邊服所獲梁土則江淮二百許城東西五千餘里然龜腹長丈號千里也遠驗明言宛同符契故明承此勢爲業復隆偏意宗猷達悟登白者其量弘矣莫測其終

釋道紀未詳氏族高齊之初盛弘講說然以成實見知門學業成分部結衆紀用欣然以教習之功成遺業也天保年中秋初立講紀引衆首出鄴城南被舊門人又引衆入正於閭側歎余相值紀曰卿從何來乃殊無禮也

承八二

如何師範輒抗拒耶既不傾屈理宜下道彼曰法鼓競鳴利建斯在聲榮之望師資焉有紀何不答自爲下道出于城外迴首告其屬曰吾講成實積三十載開悟正道望有功夫解本擬行斯遺誠也今解而不行還如根本不解矣徒失前功終無後利往不可追來猶

可及請並返京吾當別計乃退掩房戶廣讀經論爲彼士俗而行開化故其撰集名爲金藏論也一卷七卷以類相從寺塔橋燈之由經像歸戒之本具羅一化大啓福門論成之後與同行七人出鄴郊東七里而頸周匝七里士女通集爲講斯論七日一遍往必荷擔

不取微行經書塔像爲一頭老母掃箒爲一頭齊佛境內有塔斯掃每語人曰經不云乎掃僧地如閻浮不如佛地一掌者由智田勝也親供母者以福與登地菩薩齊也故其孝必性淳深爲之縫補衣著食飲大小便利必身經理不許人兼有或助者紀曰吾母也非他之母形骸之累並吾身也有身必苦何得以苦勞人所以身爲苦先幸勿相助因斯以勵道俗從者衆矣又復勸人奉持八戒行法社齋不許屠殺所期既了又轉至前還依上事周歷行化數年之間達鄴林郊奉其教者十室而九有同倡者故往候曰比行化俗何

承八三

如道耶紀曰彼講可追今則無悔旣往不咎知復何言後遭周氏吞併玄教同廢呼嗟俗壞每崇斯業及開法始更廣其門故彼論初云邪見者是也所以世傳何隱論師造金藏論終唯紀也故改名云然其所出抄略正文深可依准後不測其終

釋法稱江南人誦諸經聲清響動衆陳氏所化舉朝奉之又善披導即務標奇雖無希世之明而有隨機之要隋平南服與白雲經師同歸秦壤住興善寺每引內禁叙論正義開納帝心即勅正殿常置經座日別差讀經聲聲不絕聽覽微隙即問經旨遂終昇遐晚住定水與雲同卒俱八十餘仁壽年也時有智雲亦善經唄對前白者世號烏雲令望所高聲飛南北每執經對御響震如雷時參哀轉停駐飛走其德甚衆秘不泄之故無事緒可列又善席上談吐驚奇子史丘索都皆諳曉對時引挽如宿構焉隋煬在蕃彌崇敬愛召

入慧日把臂朋從欣其詞令故也年登五十卒於京師王悲惜焉數日不出廣爲追福又教沙門法論爲之墓誌見於別集

釋真觀字聖達吳郡錢唐人俗姓范氏祖延蒸給事黃門侍郎父允通直散騎常侍母桓氏溫良有德嘗悱憤無胤潔齋立誓誦藥師

觀世音金剛波若願求智子紹嗣名家時獻統所圖迦毗羅王者在上定林寺臣有靈異躬往祈禱刻寫容影事像若真依藥師經七日行法至於三夕覺遊光照身自爾志性非恒言輒詣達豈非垂天託人寄范弘釋者也及其誕育竒相不倫左掌仙文右掌人字口

流津液充潤榮府從幼至終未嘗患渴故體膚光偉雖老不衰舌文交加狀如羅綺故得含章蘊辯開神明悟又聲韻鍾鈴捷均風雨停駐飛走其德甚衆秘不泄之故無事緒可列又善席上談吐驚奇子史丘索都皆諳曉尚書林擒之作十六儒道群經柱下向無四

承八

所遺隱時又流涉碁琴暢懷文集日新月異
師友驚忻嘗共友人逍遙津渚有善相者迎
而拜曰年少當爲大法師後即專誦淨名般
若志存入道伺機承色二親弗許乃迦毗降
夢子欲開籠勿令在網此非黠慧父母咸開
心隨喜啓勑降言并賜衣鉢義興生法師行

潔小震躬爲翦落大德貞律師道藹雲陽請
任和尚研思十誦一遍能述又從華林圓法
師受成實論十遍十覆超振前標自謂解惑
可填以行也始誦法華日限一卷因斯通夢
汝有大根忽守小道深可惜也遂往興皇聽
摩訶衍質疑明難唐突玄門朗公精通綽然
復加脂粉吾出講八年無一問至此能使妙
義開神真吾師矣仍從北面數載研尋開善
大忍法師匿影鍾山遊心方等將欲試瞻先
達問津高士因操梓扣寂用程玄妙乃歎曰
龍樹之道方興東矣辯勇二師當塗上將頻
事折闡亟經重席時人語曰錢塘有真觀當

天下一半沙門洪偃才邁儒英鉤深釋傑面
相謂曰權高多智耳白有名我有四絕余具
八能謂義導書詩辯貌聲某是也由此王公
貴遊多所知識始興王東臨禹井請以同行
于時興皇講筵選能義集觀臨途既促咸推
前次旣登高座開二諦宗百並縱橫一言冰

承八

五

泮學士傅縡在席嗟曰三千稱首七十當初
是上人者當爲酬對金陵道俗見知若此旣
達東夏住香巖寺講大涅槃四方義集復增
榮觀興皇又三追曰吾大乘經論略已弘通
而燕趙齊秦引領翹足東學雖多兼該者寡
宜速反東蕃法門相寄于斯時也征周失律
朝議括僧無名者休道觀乃傷迷嘆曰夫刹
利居士皆植福田富強黎庶斯小造罪貧弱
欲茂枝葉反剋根本斯甚惑矣人皆惜命偷
生我則云身存法乃致書僕射徐陵文見別
集陵封書令奏帝憮然動容括僧由寢據斯

王出鎮于越復請同行朗師吞咽良父言曰能住三年講堂相委復屬英王尚法利益深不可留也仍於禹穴屢動法輪特進杜稜請歸光顯傳教學徒及永陽鄱陽二王司空司馬消難並相次海運延仰浙東故得塗香慧炬以業以煥頂敬傾心盡誠盡節天台智者

名行絕倫先世因緣敦猷莫逆年臘既齊爲法兄弟共遊秦嶺陵雲舊房朝陽澄景則高談慧照夕陰匿彩則深安禪寂及智者徵上闕庭觀便孤園敷說大流法味載廣俗心永陽還京仰奏清德舉朝僧正同請絲綸遂逢祚終斯事便寢隋祖尚法惟深三勅勞問奏王莊菴二延總府皆辭以疾確乎不就齊王晚迎江浦躬伸頂禮傳以香火送還舊邑之衆善寺開皇十四年時極亢旱刺史劉景安請講海龍王經序王既訖驟雨滂注自斯厥後有請便降矣越宗仰其若神焉縣西有靈隱山者舊曰仙居峯吐蓮花洞藏龍穴信江

東之秀嶽也觀旣仁智內冥山水外狎共道安禪師頭陀石室檀越陳仲寶率諸同侶開藏拓基構立精舍号南天竺遂即去邑還谷栖止終焉衆善講堂付門人玄鏡鏡承瓶漏相從不絕及文宣造塔形勝所歸不謀同集取決於觀乃指崔嵬高石可安塔基雖發誠承六

言孰爲可信俛仰穿鑿洞穴自然狀似方函宛如奩底天工神匠冥期若符自尔在山常講法華用爲心要受持讀誦躬自書弘五種法師於斯乎在又持於經旨明練深趣談吐新奇非尋紙墨睿思擊揚迥飛文外又感盧洗遺滯地不爲濡事理異人經之力也臯亭神姓陳名重降祝請講法華一遍遺以錢物又降祝捨其廟堂五間爲衆善佛殿據斯以言感靈通供誠希有也大業七年四月八日司馬李子深更延出邑講大涅槃初出天竺自標葬地至現病品夢見三人容服甚盛把幡俱禮云淨居遣迎至六月六日以疾而卧

又夢與智者同舉夾侍尊像翼佛還山覺已歎曰昔六十二應終講法華力更延一紀今七十四復致斯應生期畢矣即集內衆訓將來事曰欲生善道欲備神力欲出生死欲具佛法宜須持戒修定學慧弘通正法勿令空過無所得也余日天台送書并致香蘇石蜜

觀覽書曰宿世因緣最後信矣命兩如意一東向天台一留西法志諸雜服式吾眼自分一還僧羯磨二成第五僧施嘗有人夢飛殿來迎沙門寶慧又聞空中伎樂至七日七日中夜跏趺而坐盥漱整服曰有人請講菩薩戒也端坐怡然不覺已滅逝於衆善之舊寺

承八

七

從子至午心頂俱煖身體柔軟顏色不變右手內屈三指信宿流汗遍身至四日移入禪龕時屬流火氣尚嚴而儼若生存實資神力從此至二十五日四方輻湊六縣同集道俗公私一期咸萃皆就屍手傳香表別攀德號慕悲起纏雲追惟戒德泣垂零雨至於香

花供獻日有千羣隨次大齋開龕瞻奉而色相光潔眉毫更長倍異生前咸加竒歎至二十六日乃永寢於靈隱山真容掩方墳寫狀留天竺是日四部亘一由旬香蓋成蔭幢幡蔽野存云榮慶非可勝言初觀聲辯之雄最稱宏富江表文國莫敢爭先自正法東流談導之功衛安爲其稱首自余詞人莫不宗猷於觀是知五百一賢代興有日佛法榮顯實賴斯乎開皇十一年江南叛反王師臨弔乃拒官軍羽檄競馳兵聲逾盛時元帥楊素整陣南驅尋便瓦散俘虜誅翦三十餘萬以觀名齊昌盛光揚江表謂其造檄不問將誅既被嚴繫無由伸雪金陵才士鮑亨謝瑀之徒並被擁略將欲斬使來過素前責曰道人當坐禪讀經何因妄忤軍甲乃作檄書罪當死不觀曰道人所學誠如公言然觀不作檄書無辜受死素大怒將檄以示是你作不觀讀

乃指擿五三處曰如此語言何得上紙素既解文信其言也觀曰吳越草竊出在庸人士學儒疏多被擁逼即數鮑謝之徒三十餘人並是處國賓王當世英彥願公再慮不有怨

華素曰道人不愁自死乃更愁他觀曰生死常也既死不可不知人以爲深慮耳素曰多

時被繫頰解愁不索紙與之令作愁賦觀攬筆如流須臾紙盡命且將來更與一紙素隨執讀驚異其文口唱師來不覺起接即命對坐乃盡其詞故賦略云若夫愁名不一愁理多方難得覩縷試舉宏綱或稱憂憤或号酸涼蓄之者能令改貌懷之者必使迴腸余其

承八

八

愁之爲狀也言非物而是物謂無像而有像雖則小而爲大亦自狹而成廣譬山岳之穹隆類陰溟之溟渤或起或伏時來時往不種而生無根而長或比烟霧乍同羅網似玉葉之晝舒類金波之夜上余乃過違道理殊乖法度不遺喚而輒來未相留而慄生雖割截

而不斷乃驅逐而不去討之不見其蹤尋之靡知其處而能奪人精爽罷人歡趣滅人顏容損人心慮至如荆軻易水蘇武河梁靈均去國阮叔辭鄉且如馬生未達顏君不遇夫子之諱山梁仲文之撫庭樹並慄懼於智府俱讚揚於心路是以虞卿愁而著書東哲懸而作賦又如蕩子從戎倡婦閨空悠悠塞北香杏江東山川既阻夢想時通高樓遙月傾帳來風愁眉歇黛淚臉銷紅莫不感悲枕席結怨房櫳乃有行非典則心懷疑惑未識唐虞之化寧知禹湯之德霧結銅柱之南雲起燕山之北箭旣盡於晉陽水復乾於踐勒文

多不載素大嗟賞即坐釋之所達支士免死而爲僕隸觀以才學之富弘道不疲講釋開悟榮光俗塵具於前叙其所講大乘四十二載又造藏經三千餘卷金銅大像五驅塔五層五僧德施造寺二所著諸導文二十餘卷詩賦碑集三十餘卷近世竊用其言衆矣

承八

釋法韻姓陳氏蘇州人追慕朋從偏工席上
騷索遠度罕得其節誦諸碑誌及古導文百
有餘卷并王僧孺等諸賢所撰至於導達善
能引用又通經聲七百餘契每有宿齋經導
兩務並委於韻年至三十弊於誼梗邀延流
請日別重疊乃於正旦割繩永斷即聽華嚴
不久便覆恨浪棄功妄銷脣舌承栖霞清衆
江表所推尋聲即造從受禪道又聞泰岳靈
巖因往追蹤般舟苦行立志梗潔不希名聞
擔石破薪供給爲任晚還故鄉有浮江石像
者如前傳述後被燒燼而不委相量無由可
建便於石像故基願禮八萬四千塔樹功既
滿感遇野姥送一卷書及披讀之乃是昔像
之緣也既有樣度依而造成大有徵應海中
有陽虎島者去岸三里韻往安禪唯服布艾
行慈故也初達逢恠大風鬼物既見如常心
毛不動九十日後恬然大安自知命終事還
返栖霞不久便卒春秋三十五即仁壽四年

矣

釋立身江東金陵人志節雄果不緣浮綺威
容肅然見者憚懾有文章攻辯對時江左文
士多興法會每集名僧連宵法集導達之務
偏所牽心及身之登座也創發磬歎砰磕如
雷道俗欵襟毛豎自整至於談述業緣布列

當果冷然若面人懷厭勇晚入慧日優贈日
隆大業初年聲唱尤重帝以聲辯之功勳褒
情抱賜帛四百段疋四十領性本清儉無兼
諸蓄率命門學通共均分從駕東都遂終於
彼時年八十餘矣時西京興善官供尋常唱
導之士人分羽翼其中高者則惠寧廣壽法

達寶嚴哮吼之勢有餘機變之能未顯人世
可觀故不廣也

釋善權楊都人住寶田寺聽採成論深有義
能數少迴思樂體人物隨言聯貫若珠璧也
衆以學功將立不顧弘之而構發悟時機爲
功不少適詣爲得遂從其務然海內包括言

辯之最無出江南至於銓品時事機幽不思
莫有高者晚以才術之舉煥帝所知召入京
師住日嚴寺獻后既崩下令行道英聲大德
五十許人皆号智囊同集宮內六時樹業令
必親臨權與立身分番禮導既絕文墨唯存
心計四十九夜總委二僧將三百度言無再

述身則聲調陵人權則機神駭衆或三言爲
句便盡一時七五爲章其例亦尗煥帝與學
士柳顥言諸葛穎等語曰法師談寫乍可相
從導達鼓言竒能切對甚可訝也穎曰天授
英辯世罕高者時有竊誦其言寫爲卷軸以
問於權權曰唱導之法設務在知機誦言行
事自貽打棒雜藏明誠何能輒傳宜速焚之
勿漏人口故權之導文不存紙墨每讀碑誌
多踈懶詞傍有觀者若夢遊海及登席列用
牽引轡之人謂拔情實惟巧附也大業初年
終日嚴寺時年五十三矣門人法綱傳師導
法汪汪放曠謫詭多奇言雖不繁寫情都盡

蕭僕射昆季時号學宗常營福祀登臨莫逮
每有檀會必遣邊迎然其今響始飛颺焉早
逝釋門掩扇道俗感惋
釋智果會稽剡人率素輕清慈物在性常誦
法華頗愛文筆經史固其本圖拙目得其清
致時弘唱讀文學所欣俗以其書勢逼右軍

承八

十一

用呈蕃晉王乃召令寫書果曰吾出家人也
復爲他役都不可矣一頁聲教之寄二違發
足之誠王逼吾身心不可逼乃云眼闔不能
運筆王大怒長囚江都令守寶臺經藏及入
京備貢出巡揚越乃上太子東巡頌其序略
云智果振衣出俗慕義遊梁感昔日之提獎
喜今晨之嘉慶遂下令釋之賜錢一萬金鑑
二枚召入慧日終于東都六十餘矣時慧日
沙門智騫者江表人也偏洞字源精開通俗
晚以所學追入道場秘自秘正字讌校著作
言義不通皆諮騫波即爲定其今古出其人
世變體詁訓明若面焉每曰余字學頗周而

不識字者多矣無人通波以爲恨耳造衆經音及蒼雅字苑宏叙周贍達者高之家藏一本以爲珍璧晚事導述變革前綱既絕文縛頗程深器綴本兩卷陳叙謀猷學者秘之故斯文殆絕京師沙門玄應者亦以字學之富阜素所推通造經音甚有科據矣

釋法琰俗姓嚴江表金陵人本名法藏住願力寺聽莊嚴寺燭公成實入義知歸時共讀賞每聞經聲唄讚如舊所經充滿胷臆試密尋擬意言通詣即以所解用誥先達咸曰卿曾共習故有今緣不可怪也遂取瑞應依鑒盡卷舉擲牽逆轉態驚馳無不訝之皆來返啓乃於講隙一時爲敘陳國齋會有執卷者若不陳聲齊福不濟故使人各所懷相從畢聽清音盈耳頌聲洋溢廣流世路晚被晉府召入日嚴終於武德復居玄法師雖年迫期頤而聲喉不敗京室雖富聲業甚貧諸有尋味莫有高於琰者然而性在知足不畜貲財

福利所歸隨皆散盡以貞觀十年卒于此寺九十餘矣

釋慧常京兆人以梵唄之功住日嚴寺尤能却轉弄響飛揚長引滔滔清流不竭然其聲發喉中脣口不動與人並立推檢莫知自非素識方明其作時隋文興法燬帝倍隆四海

承八

十二

輜湊同歸帝室至於梵道讚敘各重家風聞常一梵颯然傾耳皆擢心喪膽如飢渴焉僉曰若此聲梵有心聞之何得不善也衆雖效學風骨時參至於用與牽挽皆不及矣晚入東都衆感作亂齊梵總住咸共委常及平殄後復還關瓊時有僭帝曰逆賊建福言涉國家並可收之因即募覓常被固送行次莎柵逃賊留曰住必被戮可於此止常曰債負久作終須償了送至東都果如言焉年四十餘矣時京師興善有道英神爽者亦以聲梵馳名道英喉顙偉壯詞氣雄遠大衆一聚其數萬餘聲調稜稜高超衆外興善大殿鋪基十

畝櫛扇高大非卒搖鼓及英引衆遶旋行次
憩門聲聒衝擊皆爲動震神爽唱梵除工長
引遊轉聯綿周流內外臨機奢促懶洽衆心
貞觀年中豫州治下照機寺彙寶禪師者斷
穀練形戒行無點年六十許常講觀音導引
士俗而聲調超挺特異仁倫寺有塔甚至於
靜夜於上讚禮聲響飛衝周三十里四遠所
聞無不驚仰

釋智凱姓安江表揚都人家世大富奴僕甚
多年在童丱雅重謗誑引諸羣小乃百數人
同戲街衢以爲自得陳氏臺省門無衛禁凱
乃率其戲侶在太極殿前號令而過朝寧江

承八

十三

總等顧其約束銓叙駐步訝之相視笑曰此
小兒王也及至學年揔擲前緒承沙門吉藏
振宗禹穴往者談之光聞遠迹便辭親詣焉
從受三論偏工領疊所以初章中假複詞遣
滯學人苦其煩摯而凱統之冷然頓釋各有
投詣及藏入京因倍同住義業通廢專習子

史今古集傳有開意抱輒條踈之隨有福會
因而標擬至於唱導將半更有緣來即爲敘
引冥符衆望隋末唐初嘉猷漸著每有殿會
無不仰推廣誦多能罕有其類嘗於殿內佛
道雙嚴兩門導師同時各唱道士張鼎雄辯
難加自恨聲小爲凱陵架欲待言了方肆其

術語次帝德鼎延其語凱斜目之知其度也
乃含笑廣引古今皇王治亂濟溺得喪銓序
言無浮重文極鋪要鼎撫旣窮凱還收緒一
代寧伯同賞標竒臨機之妙鋟鋒若此而情
均貧富赴供不差存念寒微多行針療後以
蠅點所拘伸雪無路徙於原鄙乃冠服古賢
講開莊老時江夏王道宗昔在京輦第多福
會至於唱敘無非凱通後督靈州撫隨任所
留連歲稔欣慕朋從及巡撫燕山問罪況海
皆與連騎情同比影在蕃齋祀頃有導達乃
隔慢令凱作之至于終詞無不泣淚王亦改

釋寶巖住京室法海寺氣調閑放言笑聚人情存導俗時共目之說法師也與講經論名同事異論師所設務存章句消判生起採結詞義嚴之制用隨狀立儀所有控引多取雜藏百譬異相聯璧觀公導文王鴟餓法梁高沈約徐庾晉宋等數十家包納喉衿觸興抽拔每使京邑諸集塔寺肇興費用所資莫匪泉貝雖玉石通集藏府難開及巖之登座也案几顧望未及吐言擲物雲崩須臾坐沒方乃命人徙物談叙福門先張善道可欣中述幽途可厭後以無常逼奪終歸長逝提耳抵掌達晤時心莫不解髮撤衣書名記數剋濟成造感其功焉時有人云夫說法者當如法說不聞陰界之空但言本生本事巖曰生事所明爲存陰入無主但濁世情鈍說陰界者皆昏睡也故隨物附相用開神府可不佳乎以貞觀初年卒于住寺春秋七十餘矣論曰自古諸傳多略後科晉氏南遷方開名

承八

十四

實然則利物之廣在務爲高忍界所尊唯聲通解且自聲之爲傳其流雜焉即世常行罕歸探索今爲未悟試揚榷而論之爰始經師爲德本實以聲糅文將使聽者神開因聲以從迴向頃世皆捐其旨鄭衛珍流以哀婉爲入神用騰擲爲清舉致使淫音婉變嬌弄頗繁世重同迷渺宗爲得故聲唄相涉雅正全乖縱有刪治而爲時廢物希貪附利涉便行未曉間者悟迷且貴一時傾耳斯並歸宗女衆僧頗嫌之而越墜堅貞殊虧雅素得唯隨俗失在戲論且復彫訛將絕宗匠者希昔演三千今無一契將非沿世遷貿固得行藏有儀乎道達之任當今務先意在寫情諒通玄理本實開物事屬知機不必誦傳由乖鑒悟故佛世高例則身子爲其言初審非斯人則雜藏陳其殃各統其朗拔終歸慧門法師說法之功律師知律之用今且隨相分位約務終篇俗有無施不可又陳無備一人道則不

承八

十五

輕末學亦開降外須博是以前傳所敘懃懃
四能即用以觀誠如弘例何以明耶若夫聲
學既豐則溫詞雅贍才辨橫逸則慧發隣幾
必履此蹤則軌躅成於明道如乘此位則濫
罔繫於玄津但爲世接五昏人纏九惱俗利
日隆而道弘頗蹠所以坐列朝宰或面對文

人學構疎蕪時陳鄙俚褒獎帝德反類阿衡
讚美寒微翻同施冕如陳滿月則曰聖子歸
門迷略璋弧豈閒牀几若叙閨室則誦窈窕
縱容能令子女奔逃尊卑動色僧倫爲其掩
耳士俗莫不寒心非唯謂福徒難施亦使信
情萎萃又有逞銜脣吻搖鼓無憇鑿飾園庭

倫綜愜當情事能令倨傲折體儒素解頤使
識信牢強頌聲載路今且略明機舉則得人
開悟如此有背斯言則來誚掩化如彼輒試
論矣臨機難哉唄匿之作沿世相驅轉革舊
章多弘新勢討覈原始共委漁山或指東阿
皆遺乍陳竟陵冥授未詳古述且叙由來豈
非聲乖久布之象唯信口傳在人爲高卑固
難准大約其體例其衆焉至如梵之爲用則
集衆行香取其靜攝專仰也考其名寶梵者
淨也實惟天音色界諸天來觀佛者皆陳讚
頌經有其事祖而習之故存本因詔聲爲梵
然彼天音未必同此故東川諸梵聲唱尤多
其中高者則新聲助哀般遮屈勢之類也地
分鄭魏聲亦參差然其大途不爽常習江表
既增弥深癡券寧謂導達豈並然耶至如善
權之對晤儲兩千紙不弊其繁華真觀之拔
使音頌所尚唯以纖婉爲工秦壤雍冀音詞
雄遠至於詠歌所被皆用深高爲勝然則處
事難常未可相奪若都集道俗或傾國大齋
考佳嚴審其郊邑詞調流便奕奕難窮引挽

承入

十六

行香長梵則秦聲爲得五衆常禮七貴霄興
開發經講則吳音抑在其次豈不以清夜良
辰昏漠相阻故以清聲雅調駭發沉情京輔
常傳則有大小兩梵金陵普弄亦傳長短兩
引事屬當機不無其美劖南隴右其風體秦
錚或盈虧不足論評故知神州一境聲類既

各不同印度之與諸蕃詠頌居然自別義非
以此唐梵用擬天聲敢惟妄測斷可知矣唄
匿之作頗涉前科至於寄事置布仍別梵設
發引爲功唄匿終於散席尋唄匿也亦本天
音唐翻爲靜深得其理謂衆將散恐涉亂緣
故以唄約令無逸也然靜唄爲義豈局迷終
善始者多慎終誠寡故隨因起識而不無通
議頌讚之設其流實繁江淮之境偏饒此翫
彫飾文綺糅以聲華隨卷稱揚住契便攜然
其聲多艷逸驛覆文詞聽者但聞飛哢竟迷
是何筌目關河晉魏兼而重之但以言出非
文雅稱呈拙且其聲約詞豐易聽而開深信

唯彼南服文聲若林向若節之中和理必諧
諸幽遠隨墮難泝返亦希焉至如生嚴之詠
佛緣五言結韻則百歲宗爲師轄遠運之讚
淨土四字成章則七部欽爲風素斯並無聲
以廁其本故得列代傳之或者問曰向叙諸
讚敗績由聲余聞非聲無以達心非聲不觸
承八

七

玄理故歌詠頌法以爲音樂斯言何哉必有
此陳未聞前喻義須鎔裁節約得使文質相
勝詞過其實世謬所非聲覆法本佛有弘約
何得掩清音而希激楚忽雅衆而冒昏夫斯
誠恥也京輦會坐有聲聞法事者多以俗人
爲之通問所從無由委者昌然行事謂有常
宗並盛德之昔流未可排斥至於聖哲尋訓
通別兩序以命章述經敘聖人之法諸頌以
標首雖復序頌文別而開發義同古聖垂範
於教端今賢祖承於事表世遠莫測其面斯
推想得其蹤信有依焉固非誕妄且大集叢

闡昏雜波騰卒欲正理何由可靜未若高颺

洪音歸依三寶忽聞駭耳莫不傾心斯亦發
萌草創開信之奇略也世有法事号曰落花
通引皂素開大施門打刹唱舉抽撤泉貝別
請設座廣說施緣或建立塔寺或繕造僧務
隨物讚祝其紛若花士女觀聽擲錢如雨至
如解髮百數別異詞陳願若星羅結句皆合

韻聲無暫停語無重述斯實利口之銛奇一
期之赴捷也餘則界得僧得其徒復弘尋常
達觀科要易悉故不廣也若夫適化無方陶
甄不一知微詎幾達信誰焉然則堅信終乎
我亡知微極乎想誠自斯階降漸次不倫達
化以識變爲明通法以濫委爲闇故身子謬
說無昇悟入衆首妄悔畢爲譏訶自餘下凡
諒難圖矣且道開物悟信平說導之功既非
會正何能審觀止可登機之務以意商量接
俗之能存乎此舉猶應執文信度懲革者希
擬人以倫固當非各慾哉遐想通斯意焉終

南太一山沙門京兆釋道宣敢告法屬曰

十八

竊以法流所被非人不弘頃壯澆漓多乖名
實後學奔競未志尋籌致混篇章凋殘者衆
自梁已後僧史荒蕪追討英猷罕有微緒豈
非綴緝寡鮮聞見遂沉高行明德湮埋難紀
輒不崖揆且掇在言至於傳述固虧嘉績猶
賢絕墜無聞於世所以江表陳統瓊冕琰爍
之傳河北高都融琛散魏之侶英聲昌於天
漢盛行動於人心並可楷模俱從物故嘗以
暇日遍訪京賢名尚不聞何論景行撫心之
痛自積由來相成之規意言道合仰託周訪
務盡搜揚勿謂繁多致乖弘略世之三史卷
餘四百尚有師尋豈喻釋門三五袞也故當
微有操行可用師模即須綴筆更廣其類豈
不光闡僧海舟徑聖蹤則釋門道勝顧思齊
之有日俗流上達增景仰於生常邪輒舒傳
末冀期神人知有據耳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一

聲德篇

承八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一

二
十
末

卷八